

现代皖籍名作家丛书

張恨水選集

金粉世家



金粉世家

(中)

张恨水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木中田
装帧设计 余秉楠
插图 毓继明
扉页图 高莽
封面题签 左笑鸿

金粉世家(中)

张恨水 著

•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4.6 字数: 394,000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450,000

统一书号: 10378·25 定价: 2.00元

第三十九回

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
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

这时，燕西伸了一个懒腰笑道：“休息一会罢。”便取了一根烟卷坐在一边抽烟。白莲花静静的坐着，忽然微微一笑。笑了之后，抽出肘下掖的手绢，结了一个大疙瘩，坐了拿着，向右手掌心里打，低了头，可不作声。燕西笑道：“来，坐过来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我们离得路也不远，有话可以说，何必还要坐到一处来说？”燕西笑道：“我的中气不足，坐到一处，声音可以小一点，省力多了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坐过来就坐过来，我还怕你吃了我不成？”说时，便坐到燕西一处来，牵过燕西一只手，将手绢疙瘩在他手心里打。燕西笑道：“怎么着？我犯了什么法，要打我的手心吗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你这话我可不敢当。”燕西轻轻的说道：“不要紧的，你打就打罢，你不知道打是疼，骂是爱吗？”白莲花红了脸，也轻轻的笑道：“别说罢，他们听见，那什么意思？”燕西笑道：“听见也不要紧。你瞧，王二爷和黄老板那种情形，不比我们酸得多吗？”白莲花道：“可惜我们家屋子脏得很，要不然，可以请七爷到我家里去玩玩。”燕西道：“真请我去吗？”白莲花微笑道：“我几时敢在七爷面前撒谎？”燕西道：“撒谎倒是没有撒过。不过从上海来的人，多少总有些滑头，我觉得你说话很调皮，怕你也有些滑头呢。”白莲花道：“七爷，你说这话，有些冤枉人。我纵然调皮，还敢在七爷面前调皮吗？”燕西笑道：“那也说不定。但是调皮不调皮，我也看得出来的。”白莲花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七爷凭良心说一句，我究竟是调皮不调皮呢？”燕西笑道：“在我面前，还算不十分

玩手段。可是小调皮，不能说是没有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请七爷说出来，是那一件事有些小调皮？”赵孟元抬起一只手，对这方面招了几招，笑道：“七爷，七爷，请过来，给我看两牌。”燕西道：“我自己开了公司，不看公司里的牌，倒看敌手的牌吗？”赵孟元笑道：“我倒不一定要七爷看牌，不过七爷在那里情话绵绵，惹得别人一点心思没有，我愿七爷到隔壁屋子里说话，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”燕西就对白莲花笑道：“好吧？我们到隔壁屋子里说话去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何必故意捣乱？我还是来看牌。”说时，就走到鹏振后面来看牌。这正是鹏振当庄。掷下骰子去，就叫：“买一百和，老刘，你顶不顶？”刘宝善笑道：“我不顶。上次你买五十和，我顶五十和，上了一回当，你想我会再上第二回当吗？”鹏振笑道：“你不顶，就没有种。”刘宝善道：“你不要用这种激将法。我又不是当兵的老倌，也不和人打架，管他有种没有种呢？”说话时，鹏振已将牌起好，竟是一上一定，牌好极了。白莲花笑道：“怪不得三爷要买一百和。”刘宝善道：“怎么着？手上有大牌吗？”白莲花微笑道：“我不便说。”刘宝善碰了一个钉子，就不作声。过了一会，鹏振吃了一张，果然和了。自这一牌之后，他就接连稳了三个庄。赵孟元笑道：“了不得，我要钉他几张牌了。不然，尽让他兄弟两个人赢钱。”白莲花见站在这里，鹏振大赢，不好意思，也就闪了开去。坐了一会，又慢慢踱到刘宝善身后，看了一牌。因见他嘴里衔了烟卷，要找取灯，连忙擦了一根，送了过去，给他点烟。刘宝善将头点了一点，然后笑说道：“劳驾！劳驾！到了这里，我是主人，怎么还要你来帮我的忙呢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这算什么？二爷帮我的忙可就大了。”刘宝善道：“怎么不算什么？我告诉你一段笑话罢。我有一个本家兄弟，专门捧唐兰芬，天天去听戏叫好，花的钱也可观了。戏散之后总要上后台的小门口去站班，希望人家给一点颜色。有一天，经人介绍，在后台门口见了面，人家也没

有多说，只说了一句：贵处是湖北吧？听你说话的声音很象呢。他这一乐，非同小可，一直笑了回来。不问生熟朋友，见了就先告诉人说道：唐兰芬和我说话了，唐兰芬和我说话了。你瞧，只和他谈两句话，他就乐得这样。我又没捧过李老板一次，李老板倒肯给我点烟，这面子可就大了。还值不得说一说吗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言重言重，你打牌罢。若为我擦了一根取灯，让刘二爷挨一牌大的，我心里倒过不去。”刘宝善笑道：“只要李老板肯说这句，挨一牌大的也值。”赵孟元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你就多灌他一些米汤，让他多挨几牌大的罢。”白莲花笑笑，对赵孟元夹了一夹眼睛，在刘宝善身后看了两三牌，慢慢的却又踱到赵孟元身后来。燕西躺在沙发上，冷眼看着白莲花。见她在四个人身后，都站了一会子，这分明是对各人都要表示好感，不让任何人不满意。这样一来，她所需要捧场的人，也可以多一点。如此说来，真是用心良苦了。白莲花一直将四个人的牌都看过了，然后才坐到燕西一处来。燕西握住了她的手，正要安慰她两句。

忽然有人在外面哈哈大笑一声，接上说了一句道：“好哇！你们躲在这里快活，今天可让我捉住了。”说话的人走了进来，正是凤举。刘宝善笑道：“呵哟！大爷，好久不见了。今晚上怎样有工夫到我们这里来走走？”凤举一见燕西和一个漂亮女子坐在一处，便问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燕西还不曾介绍，白莲花就站起来先叫了一声大爷。接上说道：“我叫白莲花。”凤举笑着点了点头。便和鹏振道：“这倒好，郎舅兄弟捧角儿捧到一处来了，这一班小孩子也就够胡闹的了。”赵孟元笑道：“大爷别怪我旁边打抱不平。你做大爷的，在外面另租小公馆住都可以。他们和几个女朋友打一桌牌，这也很平常的一件事。”凤举笑道：“我可没有敢说你，你也别挑我的眼。”赵孟元笑着对鹏振道：“怎么样？我给你报仇了不是？大爷，你这件事，什么时候公开？也应该让我们去看看新奶奶吧？”凤举道：“不过是一个人，有什么

看头？”赵孟元道：“怎么没有看头？要是没有看头，大爷也不会花了许多钱搬到家里去看呢！”刘宝善、王幼春都附和着说：“非看不可。”凤举笑道：“我不是不让诸位去看，无奈她不愿意见人，我也没有办法。”赵孟元道：“这是瞎扯的，靠不住。我现在可以先声明一句，无论是谁，见了这位新大奶奶的，都要保守秘密，不许漏出一个字，有谁漏了消息半点，就以军法从事。”说这话时，可用眼睛膘了鹏振、燕西一下，笑道：“执法以绳，虽亲不二。你们二位，听见没有？”鹏振和燕西自然不好说什么，只是微笑。刘宝善道：“我看大爷还是让我们去的好。若不让我们去，我们就会邀一班胡闹的朋友作不速之客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大闹起来，那就比招待我们费事多了。”凤举笑道：“你二位的事，还不好办吗？随便那一天去，先通知我一声就是了。”白莲花在一边听了半晌，这才明白了一些，大概是这位大爷，瞒住了家里，在外面又娶了一位姨奶奶。因笑道：“大爷新娶的大奶奶，来了多少日子了？”刘宝善道：“还不过一个来月哩！不但是娶过去没有多久，就是他们俩认识，也没有多久。象你和七爷这样要好，恐怕还要不了这久呢。”白莲花弄得不好意思，将嘴一撇笑道：“干吗？……”这两个字说完，又无什么话可说了。赵孟元笑道：“别不好意思，这话也不是瞎说的。好比今天这场牌，我们不和别人打，单替你打，这就是看到你和七爷的关系深，帮你的忙，也就和帮七爷的忙一样。就在这一点上，你可以知道将来怎么样了，还用得着说吗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你要说这话，我可要驳你一句。将来大家总也有给花大姐、黄大姐打牌的日子。这又能说因为和谁要怎样，才肯来的吗？”鹏振道：“你这句话，说得很奥妙，什么叫做怎样？谁和谁怎样？又怎样呢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唉！三爷别说了，瞧牌罢。若是谁要敲了一个三拾去，可不便宜。”凤举见他们围在一处打牌说笑，却是有趣，不觉也就加入他们的团体，一直看他们打完了四圈牌，接上又吃稀饭，

还舍不得说走。

这时电话就来了，听差说是请金大爷说话。这电话就在打牌的隔壁屋子里。大家听他答应道：“是了，我就回来的，还早着呢！”风举挂上电话进来，赵孟元便问道：“是新奶奶打来的电话吗？”风举笑了一笑。赵孟元道：“这就太难了。出来这一会子，就要打电话催，比旧奶奶管着，还要厉害多少倍了。”王幼春道：“这位新嫂子，耳目也灵通，怎样就知道大爷在这里？又知道这里的电话哩？”刘宝善道：“老二，你还没有经过这时期，你还不知道。一个人在新婚燕尔的时候，是没有什么话不对新夫人讲的。大爷今天出来，一定是对夫人先声明了，说是到我这里来了。一来让新奶奶好找，二来也可借此表示并没有回家去见旧奶奶。所以新奶奶打了电话来了，大爷自己接着，这就算没有走开，证实了大爷说话，并不撒谎。大爷，你说我这话猜到了你的心眼儿去了没有？”风举笑道：“猜到心眼里来了，你刘二爷还不是一位神机妙算的赛诸葛吗？”风举虽然是这样说着，但是也只再看了三四牌，一声不响的就走了。赵孟元道：“老刘，明天我们就去。三爷七爷你们二位去不去？”鹏振道：“大爷还没有对家里人实说呢，我们还是不去的好，将来家里发生了问题，我们也省得置身事内。”刘宝善道：“以大爷的身分而论，讨一个姨太太，那也不算过分，为什么连家里都不告诉哩？要是这样，轮到你二位身上，那有希望吗？我看你们帮大爷一点忙，把这事通过家庭罢。将来你二位，也好援例呀，你看我这话对不对呢？”金氏兄弟不过微笑而已，倒弄得花玉仙、白莲花很有些不好意思。这时，牌又打完了四圈，共是十二圈了，依着刘赵还要打四圈，鹏振就不肯。大家明知道他是夫人方面通不过，当着他大舅在这里，不好开玩笑，也就算了。算一算，共打了二百多块钱头钱。输得很平均，只鹏振赢了三四百块钱；其余三家都输。输家为头家可得现钱起见，都掏出钞票换了筹码，没有开支票。燕西将头

钱里面的钞票叠在一处，轻轻的向白莲花手里一塞，笑道：“太少，做两件粗行头穿罢。”白莲花拿着钱，就满座叫多谢。说毕，一回头，又对燕西道：“七爷，我还有一件事求你。我回去没有车，借你的车坐一趟回去，成不成？路也不多，开到我家马上就让他们回家去，也不耽误什么时候的。”燕西道：“我这也就走了，我送你回去得了。”花玉仙就问鹏振道：“我呢？”鹏振道：“当然我也送你回去。”王幼春就对鹏振道：“三哥，你那车让我搭一脚成不成？”鹏振笑道：“我这车，要送你，又要送你的朋友，有好几趟差事呢。你不知道省几个钱，自己买一辆小伏脱坐吗？遇到新朋友，也是一个小面子呀。”王幼春道：“我要坐就坐好的，摇床似的汽车坐着有什么意思？就是请朋友坐，朋友也会笑断腰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黄老板，你笑断腰不笑断腰呢？你说二爷把自己汽车送你有面子呢？还是搭人的车坐有面子呢？”黄四如笑道：“有交情没有交情，也不在乎坐汽车不坐汽车。”燕西对王幼春道：“她到处关照你，盛情可感啊！”王幼春笑道：“你不要多我的事，你送你的贵客回家去罢。”这时，白莲花已经披上一件天青色的斗篷，两手抄着，站在人丛中有许久了。别人说笑，她只是站在那里望着。这才说道：“我等许久了，要走就走罢。”燕西微微的抄着她斗篷里的胳膊，并排走出大门，又同上汽车。车开了一会，白莲花微微一笑。燕西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白莲花道：“你那些朋友，开玩笑开得厉害，我有些怕他们。”燕西道：“怕什么？你也索性和他们开玩笑，他就不闹了。”白莲花摇摇头道：“象老黄那个样子，我办不到。”她这样一摇头，有一支头发却从额角上披了下来。燕西见她两手抄了斗篷，不能去理头发，一伸手就给她轻轻的将头发理上去。笑问道：“你回去得晚了，你妈不会问你吗？”白莲花道：“平常除了上戏园子，回去晚了，那是成不成的。不过和七爷在一处，无论什么时候回去，都不要紧的。”燕西笑道：“那为什么呢？对于我感情

特别的好吗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凭你说吧！我是不知道。”燕西道：“据你这话看，自然是特别和我要好。但是她一回也没有看见过我，怎样就对我特别要好呢？”白莲花道：“那也因为是我的关系。”燕西道：“你这话我越听越糊涂了。刚才你说你母亲有些干涉你。现在又说有你的关系，她就特别对我要好，这话我简直不能明白。”白莲花在斗篷里伸出手来，捏着松拳头，在燕西大腿上轻轻捶了一下。笑道：“你这人真是蘑菇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你到北京还没有几天，怎么新出的土话也学会了？”白莲花道：“你以为我们在上海，也是说南方话吗？”燕西道：“你说起这个，我倒想起了一桩事，我以为在上海住着，听着人说北京话，觉得格外的好听。好比在北京住着，听人说苏州话一样，娇滴滴的，分外入耳。”白莲花道：“你说的是小姑娘说话吧？”燕西笑道：“自然是小姑娘，娘们也还对付。在南方听男子汉说北京话呢，倒不怎样讨厌。若是在北方听一大把胡子的人说真正的苏州话，可是怪肉麻的。”白莲花道：“我在苏州前后也住过一年多，勉强说得来几句苏州话。以后我们见面就说苏州话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你不是苏州人，我也不是苏州人，见了面说苏州话，人家还要笑我们是一对傻子呢。”说到这里，汽车门忽然开了，小汽车夫手扶着门，站在地下。燕西道：“怎么着？到了吗？”小汽车夫笑道：“早到了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你瞧！我们说话都说糊涂了，到了都会不知道。”白莲花笑着下了车，说道：“你愿意坐在车上说话，我再坐上去，开了绕一个弯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好罢。只要你肯坐上车来，我就带你去绕个圈圈，要什么紧？”白莲花只回头对燕西一笑，自上台阶，去敲门环。燕西让她敲开了门，才肯分付开车。白莲花家里听到门外汽车响，知道是燕西把汽车送白莲花回来了。她的母亲就亲自走出来开门，看见汽车上坐了一个年轻的人，料定了就是金七爷。便道：“七爷，费你心啦，还要你亲自送来，真是不敢当。家里坐一坐去吧？”白莲花

道：“这样夜深了，家里没个茶没个水，请人那儿坐呀？我约了七爷了，请他过一天再来。”燕西就隔着车窗，笑着给她母亲点了点头，汽车这才开走了。

燕西回到家里，已经差不多到三点钟，金荣已经将棉被展开，脱了衣服，倒头便睡。一觉醒来，已是红日满窗，坐了起来，伸了一个懒腰，靠着床柱便按电铃，恰好听差屋里人走空了。按了两次铃，还没有见人来。便喊道：“金荣呢？怎么老不见人？”说话时，门轻轻一推，燕西看时，却是佩芳。她穿了青哔叽滚白辫的旗袍，脸色黄黄的，带有三分病容。脸上固然屏除了脂粉，而且头发也不曾梳拢，两鬓的短发，都纷披到耳边。她究竟是个大嫂，不须避嫌，就一直进房来，笑问道：“好睡呀！怎么睡到这个时候？”燕西道：“是什么时候？有十二点钟吗？”佩芳道：“怎么没有十二点钟？你忘了你的窗户到下午才会晒着太阳吗？”燕西在枕头底下掏出一只小瑞士表来一看，却是两点多钟了。笑道：“真好睡，整睡十二个钟头。”佩芳道：“又打了一宿牌吗？怎么闹到这时候才醒？”燕西笑道：“可不是！打了一宿牌，倒赢了几块钱。”佩芳笑道：“我管你输钱赢钱。我问你打牌，有没有大哥在内？”燕西道：“没有他，我们几个人坐在一处闲谈，回头凑合着就打起牌来了。”佩芳道：“在那里打牌？”燕西道：“在刘宝善家里。”佩芳笑道：“我知道的，那里是你们一个小俱乐部，到那里去了，没有好事。那地方你常去吗？”燕西道：“也不天天去，偶然一两天去一两回罢了。”佩芳道：“你大哥呢？”燕西道：“大概也是一两天去一回。”佩芳道：“这样说，你们哥儿们是常在一处玩的。怎么他娶了一位新大嫂子，你一声也不言语呢？”燕西作出很惊讶的样子道：“谁说的？那有这件事？”佩芳道：“你这孩子，也学得这样坏。嫂子有什么事对你不住？你也学着他们一样，也来冤我？”说到一个冤字，嗓子就哽了，有话也说不出，眼圈就起了一个红晕儿。燕西一面穿衣服下

床，一面说道：“我能够起誓，我实在不知道这一件事情。别说不见得有这一件事，就是有这件事，我一张嘴是最快的，大哥焉肯先对我说。”佩芳道：“你就是不知道，大概总听见说过的了？听说这个女人有二十多岁，长得并不好看，倒是苏州人，对吗？”燕西正对着洗脸架子上那面大镜子，在扣胸前钮扣，背对着佩芳，听她样样猜一个反，不觉好笑。转念一想，且慢，不能听得样样相反，她不要故意如此，让我说不对，她就好追问吧？因笑道：“我对于这个消息，根本上就不知道，我知道是苏州人还是扬州人呢？你真要问这个事，你叫我去打听打听得了，你要问我，真是问道于盲了。”佩芳笑道：“你这孩子真调皮，讨不出你一点口风。你既然担任给我打听，我就拜托你罢。你什么时候给我的回信？”燕西道：“这可说不定，也许两三个钟头以内，也许二十天以内，事情是在人家嘴里，人家什么时候告诉我，我什么时候告诉你，我怎样可以预定呢？”佩芳道：“你不要说这样的滑头话，干脆，不肯给我打听就是了。不过我托你一件事，见了你大哥的时候，你给我传个信，你说我要到医院里去养病，请他抽空送我一趟。医药费也不必他拿一个，我全有。他若是不回来，我就自己去找，找了不好的医院，把病医治坏了，可是人命关系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何必叫我撒这样一个谎？叫大哥回来就是了。你能说能笑，能吃能喝，那里象有病呢？”佩芳笑道：“是罢，你是处女式的小爷们，知道什么病不病？你给我对他一说就是了，至于他回来不回来，你可不必管。”燕西道：“叫他回来还不容易吗？何必费这些事？他昨天下午，不是回来了一趟吗？”佩芳道：“我有一个多礼拜没有见他的面，昨天他那里回来了呢？”燕西道：“他昨天的确回来了。大概他只在前面混一混，没有到后面去。”说着，笑了一笑，因道：“我给你一个好主意，你只要对听差说一声，只要大哥来了，就报告你一声，你马上出来，你还见不着吗？”佩芳道：“我叫你办这一点儿小事，你就这样推三阻四的。

以后你望嫂子替你做事，你还望得到吗？”燕西笑了一笑道：“我这是两姑之间难为妇了。痛痛快快帮嫂子的忙吧，又得罪了大哥。不管这些闲事吧，又得罪了大嫂。我究竟应该怎么样办呢？”佩芳笑道：“你和你哥哥有手足之情，自然应当卫护着哥哥。但是要照公理讲起来呢，谁有理就该帮谁，那应当帮为嫂的了。我也不是不肯让你哥哥讨人。只要讨的人走出来看得过去，又还温柔，他就彰明昭著一马车拖了回来，我决不说半个不字。现在瞒了我，瞒了父母，索性连你们兄弟都瞒起来了，另在外面开一个门户，这实在不成事体。不知道的，还要说我是怎么厉害呢。我不恨他别的，我就恨他为什么瞒着我们讨了，还要给我们一个厉害的名声？”燕西笑道：“据大嫂这样说，这个人竟是可以把她接回来的了？”佩芳一拍手道：“怎样不可？你怕我想不通吗？他在外面另成一个门户，一个月该花多少钱？搬了回来，要省多少钱？花了省了，是谁的呢？”燕西笑着把大拇手指头一伸，说道：“这样大方，真是难得！”佩芳道：“我不是说一句不知上下的话，我们上一辈子，不就是两个姨母吗？母亲对姨母是怎样呢？他照着上人的规矩办下来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不过我们老爷子讨两位姨母，可不象他这样鬼鬼祟祟的呀！”燕西见她话说得这样切实，也很有理由，笑道：“嫂子是真大方，既然如此，我给你和老大办办交涉看。”佩芳道：“你尽管去和他说，你看我办得到办不到？你在什么时候对他说了，就请你什么时候给我一个信。我对于这位新奶奶也是以先看为快呢。”燕西道：“只要见着他，我就对他说，决没有问题。”佩芳见他已表示可以帮忙，总算是表示好意了。因此，陪着他说了许多闲谈，一直等到燕西洗过脸喝过茶，金荣送上点心来吃，佩芳才出门而去。

燕西起来得晚，混一混就天晚了。吃过晚饭，一人转觉无聊，坐汽车出去，汽车又让人坐走了。想着还是找清秋谈一谈，比较上有趣一点。于是就雇了一辆人力车到冷家来。不料到了那里，

清秋又出去了。心想，白莲花昨天约我，我不曾告诉她日子，我今天给她一个冷不防撞了去，看她究竟在家里作些什么？这也算是很有趣的事，何妨试试。因这样一想，又坐了车，到白莲花家来。打了几下门，是白莲花家一个老妈子来开门。她在黑影里，也看不出燕西是怎样一个人，开了门，便粗声粗气的问是找谁？燕西道：“我姓金，会你们李老板来了。”白莲花有个远房哥哥，是戏班子里一个打零碎的小角，也住在这里。他喜欢提了鸟笼子上小茶馆，乱七八糟的朋友很多。白莲花的母亲李奶奶很讨厌他的朋友前来麻烦。因此，有朋友来会李老板，总是回绝的时候多。因此，那老妈子很不客气的说道：“他不在家，出去一天了。”燕西道：“还不回来吗？”老妈子道：“今晚上就睡在外头，不回来了。”燕西一想，这是什么话？怎么白莲花会睡在外面？但是她是这般说的，也就不便追问所以然。因笑道：“她就一宿都不回来了吗？”老妈子道：“你这人真麻烦，谁知道呢？”燕西出世以来，也未尝碰过老妈子的钉子。现在受老妈子这样抢白，十分不高兴，不过自己为人，向来不大会发脾气，况且白莲花家里，一回也没有来过，怎么可以对人家发气？只得认作倒霉，自行走了。

第四十回

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
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

那老妈子一路唧咕着进去，口里念念有词道：“又是一个冒失鬼，我也没问他姓什么？他自己说是姓金。我三言两语，就把他轰跑了。”白莲花问道：“是一个二十来岁穿外国衣服的人吗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向屋子外跑。老妈子道：“可不是！倒穿得是洋服呢。”白莲花母女不约而同的叫一声糟了。白莲花道：

“大概没有走远吧？赶快去请回来。”她母亲李奶奶道：“她那儿成？她去请人家，人家也不会来呢。你去一趟罢，平白得罪一个人怎么好呢？”白莲花一想也是，顾不得换衣服，问明老妈子是走南头去的，出了大门，赶紧就向南头追赶。恰好燕西无精打采，两手插在衣袋里有一步没一步的走着，还没有雇车呢。白莲花在后认得后影，就连叫了几声七爷。燕西一停步，白莲花走上前，握住燕西的手笑道：“真是对不起！我家雇的那个老妈子，什么也不懂得。她以为是找我们哥哥的呢。”燕西还没有答话，后面又有人嚷道：“大姑娘，七爷在这儿吗？”白莲花道：“在这儿呢。”李奶奶听说，就赶上前来，笑着对燕西道：“七爷，真对不起，真不知道七爷肯到这儿来。你不要见怪，请到我们家坐坐去，就是屋子脏一点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人家怕屋子脏就不会到咱们家来敲门了。七爷你说是不是？七爷倒是真以为我不在家，所以就走了，他值得和老妈子生气吗？”李奶奶道：“我在前面走吧，这胡同里漆漆黑黑的，不好走。”

燕西本来一肚子不高兴，现在被她母女二人包围着，左一声右一声的叫七爷，叫得一肚子气，都化为轻烟。加上白莲花执着

他两只手，又暖和，又柔软，随便怎样，不能当着人家生气。只得笑道：“我又没说什么，你们左一句右一句对不起，倒把我叫得怪难为情的。”白莲花道：“走罢，有话到家里去说。”说时，拉着燕西的手，就跟着李奶奶一路回家去。到了家里，直把他引到白莲花自己住的屋子里去坐。白莲花究竟是从南方来的人，屋子里的陈设，都是南式的白漆家具，床虽不是铜的，却是白漆漆的新式架子床。挂着白夏布的帐子，白绫子的秋被，白绒垫毯，一望洁白，倒是很有可喜之处。因笑道：“怪不得你叫白莲花，进了你这屋子，就象到了雪堆里一样。”白莲花抿嘴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你的公馆里，和王府差不多。我们这儿，不敢说摆得怎样好，总要干净一点，才敢请七爷来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你这话，简直该打。说屋子脏是你，说屋子干净也是你，究竟是干净是脏呢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说脏呢不过是客气话。但是和你公馆比起来，那是要算十二分脏的了。”说时，便握着燕西的手，一同在床沿上坐下。燕西笑道：“我明天来也不要紧，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拉了进来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你是难得来的人，来了就叫你碰钉子回去，我们心里怎样过得去呢！你吃过晚饭没有？”燕西道：“吃过了。正因为吃过了饭没事干，这才来找你谈谈。”白莲花道：“那就很好，你多谈一会子去罢。七爷你会接龙吗？我在上海，老玩这个，到了北京来，老找不着对手。”燕西道：“我倒是知道一点，但是接得不好，未必是你的对手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那就好极了，我们来罢。”

于是在玻璃橱子里，取出一个精制的黄松木匣子，抽开盖来是一副牙牌。她就花啦啦向桌子上一倒，拉着燕西在椅子上坐了。自己搬了一个杌凳，和燕西椅子只隔了一个桌子犄角，就这样坐下。翻过牌来，洗得好了，一人分一半。燕西将手按着十六张牌面道：“我们赌什么？”白莲花道：“我有那样大的胆，敢和七爷赌钱吗？”燕西道：“不一定要赌钱，无论赌什么都可以。”

白莲花道：“赌什么呢？打手心罢。谁输了，谁该打三下手心。”燕西道：“不好，那是小孩子闹的玩意。”白莲花道：“我家里现成有两瓶果子酒，我们打开一瓶酒来喝。谁输了，谁就该喝一杯。”燕西道：“酒要连着喝才有趣。接完一回龙，喝一杯酒，时候太久了。我倒有个办法，我输了呢，一回送你一条手绢，明日准送来。你要输了呢，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就轻轻对着白莲花的耳朵边说了一句。白莲花一掉头，站起身来向后一退，笑道：“我不来，我不来。”李奶奶正好走进来，说道：“你陪着七爷玩罢，为什么又不来呢？”白莲花鼓了嘴笑道：“你又不知道，他真矫情。”李奶奶见这种情形，料到燕西就有些占白莲花的便宜。笑道：“七爷怎样矫情？你才矫情呢！”燕西笑道：“我不是为吃东西来的，你不用张罗。”李奶奶听说，斟了一杯茶放在燕西面前就走了。白莲花正和燕西在接龙，回头一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拿了一张牙牌，在燕西手指头上敲了一下。笑道：“你说的是些什么话？我没有听见说过这样罚人的。”燕西道：“怎样不能？输钱是论个儿的，这也是论个的。”白莲花站了起来，笑道：“你还说不说？你再说，我们不来了。”燕西道：“我就不说什么，可是你输了，罚你什么呢？”白莲花道：“我若输了，我就罚唱一段戏，你瞧好不好？”燕西道：“不好。我自己也会唱，要你唱作什么呢？”白莲花道：“咳！你别让人家为难了。人家在家里正腻得很，你来了，算心里舒服一点，你又要来捣乱。”燕西道：“你心里腻些什么，说给我听罢，我倒是愿闻其详。”白莲花道：“你要问我心里的事吗？我心里的事可多着呢。我这个名字，真把我的心事叫出来了。”燕西道：“你这话我倒有些不解，怎样你心里的事和你的名字有些关系呢？”白莲花道：“你去想，白莲花在外面看起来不是很好看的吗？可是结了莲子，莲子不也是很好吃的吗？可是莲子的心，非挑去不能吃，若不挑去，就吃得很苦。许多人给我捧场，也不过是看莲花，吃莲子，要吃莲子苦心